

雙橋隨筆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莢

謄錄監生臣龔果

謄錄監生臣周丕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三

鳳縣知縣周召撰

張宗緒戒子書窮通有命讀書未必得功名不讀書則
流為市僧矣手目甚嚴力行未必到聖賢不力行則趨
入禽犢矣吾行後兒輩當時時痛省刻刻提撕念念追
憶箕裘步步不忘父母謝絕無益之事屏去損我之友
嬉遊笑謔鬪葉呼盧凡世人以為快意陶情者當相戒

如寇盜水火之不可近庶幾挽回天造感動鬼神父母兄弟歡喜完聚或未可知不然痛哭飄零不知底止不堪回想再不然而傷心風木悲嘆羔鳥亦復何及也柳靖公與弟書畧我因功名淹蹇致有怔忡之症有時而劇則神魂俱失然究不敢自暇自逸者懼無以慰先人之志而墮厥業也今汝年少無病不務家人生產唯從事於酒盞楸枰不知此皆豪華之公子山林之散人所以優游而永日者豈吾輩所宜哉虛擲歲月得罪於天

弗肯播獲得罪於父勉之勉之程修來諭姪書云姪艱
辛不似我輩而所遇亦同當思何以克紹先人計謀自
立唯多讀書通大義儘屬輕車否則輦牽車牛昔人不
廢要須粗涉典故庶不至援狙周公體晦公不自棄之
人遵平仲急治生之意云云三公訓詞甚切為子弟者
宜以書紳况當亂離之後陵谷變遷不知何等保身克
家之計當有百倍於此者尤在觸類引伸形諸夢寐庶
幾可企生全於萬一耳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
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
厚待富貴人不難於有禮而難於有體待貧賤人不難
於有恩而又難於有禮以上數則皆眉公語也字字藥
石拈出以為座右之銘

孝子褒城縣人以其家甚窶而所業卑既不自稱於人

人亦少稱之者故姓與氏無傳焉今稱孝子則據其行而名之實無忝云孝子居喪之宗家營以善築為業為人謹樸自守凡里中之為伍伯駟僮氣澆而習不端者遇之輒引避不與交片語諸人視之蔑如也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未嘗以卑賤迎人無昆季及室獨有母老矣就斗室容膝奉母其中風雨晦明之際依依左右不少離惟受人直而傭勢宜往亦必負母以行至則與主人約但受已餐分其半飼母而別懷糲糲餒餒之屬以

啖之主人弗慳者稍增其糜然孝子甚努力不偷用意
沉着細而謹計其所就常浮於他工故人多喜其傭雖
有母在傍勿厭也褒有修棧之後每歲必興孝子與焉
孝子應自食與母居兩地殊苦則又負母以來行視地
高燥而叢篠其上者架棚居焉是時無主人之督得自
便孝子則益市醇酒蔬脯暨餐飴之類可以養老者置
巖竇中日盱工休輒班荆掖母坐而出所市者羅於前
酌酒盈卮跪而壽母母顏未展則以扇代板執竿而舞

搥手蹠足為傀儡狀胡謔而唱其俗所尚藍關調者以
娛之母見孝子之跳踉嘔嘖有如嬰兒嬉戲時遂為嘖
飯當是時旁觀者皆笑之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也嗟
乎已不能孝而笑人之盡其孝夫獨非人子乎哉余以
赴郡過褒斜口遙聞歌聲徹林外駐馬聽之問而知為
孝子也淚泫泫下馬蓋余幸邀捧檄之榮而最爾殘疆
有官無俸不獲迎養二十歲守孤節母以少盡板輿之
歡回首倚門情狀欲如孝子一夕不可得令人寸腸欲

斷也褒令為余友劉上于上于每對余異孝子事方欲
覈其姓名傳之并旌其閭未幾上于謝事去而余亦鐫
級歸矣孝子事恐遂無聞者因為作傳而其人之始終
未悉以俟後人嗟乎世之抱至性砥行立德於人所不
知之地而湮沒不傳者又豈獨一孝子也哉野史氏曰
父母之愛其子有不欲其富貴而反欲其貧賤者哉乃
妻子備而孝已衰至於陟高官擁厚貲廣廈曲房邀朋
暱寵而寢門膝下愈少問安視膳之踪矣若孝子一窻

人耳何孝思之曲盡也懇至纏綿篤於至性孝子而在
余雖為之執鞭猶賴汎焉

余既為褒城孝子作傳因憶亡友余孔林曾述明萬厯
間某甲事甚異遂并記之甲邑之南鄙柴埠人性麤狠
常毆其母母吞聲不敢校唯伺其出也呼天而號甲歸
輒止一日甲返而母不知號如故甲以為詈已大怒瞪
目而詬曰嫗乃詈我應送若水中飼魚鯢耳言未竟即
擠母出戶外挾之而奔及岸將投諸河母怖甚搏顙祈

免不聽時方晝天宇澄徹無纖雲而日遽冥大風四起
雷電交作沙礫擊人面瞥見火光中捽一人散髮裸形
繞樹數匝而後擲下當是時人人惴恐皆伏地不敢仰
視不知其為甲也俄而天霽甲母心悸既殞而甦掙地
呼甲不得舉頭見木杪甲尸在焉焦頭爛額血肉淋漓
乃知己為迅雷擊死矣噫嘻快哉以人子而欲溺其母
此人中之梟獍罪不容誅者也而王法未加焉則世之
敢逆其親而悍然不顧者復何所憚觀甲之事人心亦

可以寒矣雖然五刑之罪固莫大於不孝而不忠不孝如蠱如狼縱其身為禽獸行者蓋不少也安得盡借雷霆之威大索十日以儆其餘也哉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生最難得者兄弟家庭之間此二語宜時時在念而尤以善處婦人為急蓋婦人之賢者甚少其性愚而偏拘而不知理須調劑之而不致稍開骨肉之釁則實家之桂常妍而田氏之荆不悴矣至於五倫之內惟兄與弟共處最長相好無尤為至樂

昔吐谷渾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容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諭之曰汝曹亦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催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使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曹操所滅二事前車也

人可不思阿柴之言而乃蹈袁氏之覆轍乎哉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其事與郭巨同韓退之所謂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者也明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母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

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嘗進善
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
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
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
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
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
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